

友會談叢

刊友會設叢叙

友會設叢三卷宋華陽上官融  
撰宋史執文志鄭夾漈通志  
執文畧陳直齋書錄解題焦  
弱侯國史經籍志皆著于錄  
馬貴與文獻通攷作一卷乃傳

寫之誤

聖府全書未收阮文達始進呈亦  
罕見之祕笈也融仕歷無攷書中  
稱天聖三年李防知耀州邀融  
過郡館于東齋則天聖時人也  
自序云隨侍南北旅進科場又

云春策不中掩袂東歸蓋必有  
志于科名而思以著述自見者  
李防宋之名臣嘗拔晏殊于童  
稚融爲所引重可以想見其人  
矣所記雖多涉怪異持論頗  
不軌于正其纂此書當自比老郭

之甘澤謠李政之纂異記於袁  
李遠搜異例而融近徵實事  
繫長以短其狂青出于藍歟

光緒六年歲在上章執徐孟秋之  
月歸安陸心源叙

友會談叢序

余讀古今小說泊志怪之書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自幼隨侍南北及長旅進科場每接縉紳先生首闢名輩劇談正論之暇開樽抵掌之餘或引所聞輒形紀錄并諧辭俚語非由臆說亦綜緝之頗盈編簡今年春策不中掩袂東歸用舍行藏下學上達賴庭闈之蔭無菽水之勞顧鶩之已然詎規磨之可益身閒晝永何以自

娛因發篋所說是言百餘紙始則勤於採綴終則涉乎繁蕪於是乎筆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詮次但釐爲三卷日之曰友會談叢且念袁郊以步武生疾則甘澤之謠與李玫以養病端居乃纂異之記作苟非閒暇曷遂摘毫彼前輩屬辭不將迎而遇物而小子晞驥甘萋菲以成章深慚雞肋之微竊懷敝帚之愛穀梁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子夏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博練精識者幸體茲而恕焉其如杼軸  
靡工序述非據蓋事質而言鄙學淺而辭荒誠  
怪語之亂倫匪精神之可補聊貽同志敢冀開  
顏天聖五年七月朔華陽上官融序



友會談叢卷上

華陽上官 融 撰

太祖初年神降鳳翔府盩厔縣望仙鄉張氏家  
張愚民也設神座烹羊豕祀之若巫覡事像則  
寂爾聲乃泠然辭旨幽深聞者增懼秦雍之地  
祈禱畢臻未幾神謂張曰吾禹疆之官屬上天  
之尊神也羊豕之屬固非具物悉宜撤之但設  
香菓蒞府者以事動遠邇驛置上聞開寶末召

張氏於闕下未遑崇奉值有同軌之會及太  
宗卽位錫張氏命服道號爲羽人焉令于所降  
之地置太平宮以旌其事乃俾主之先是張氏  
在閭里不拘小檢使酒忤物鄉人賤之及天神  
所凭則詳雅方正眞有道之士景德中王人張  
綸因被命來岐下與府尹語張氏在鄉曲爲人  
所惡一時之語不復記憶適值長安宰魏昌弼  
亦在府中相拉詣太平宮焚禮方升殿拜神降

韓中謂綸曰卿數日前與鳳翔知府說何事綸  
戰汗驚怛罔知所措但俯伏稱不省知又曰卿  
再思綸忽悟曰臣曾與知府說張在鄉曲事又  
曰鄉曲縱逸未足爲累自今更不得說自陝以  
右雖有見者憚公方嚴不敢妄泄及公首冠治  
衡出俸修飾圃田神祠自爲文記始與人言則  
爛熳於眾口矣

曹州定陶縣長樂鄉呂煥操心凶險使酒剛暴

動作不法閭里爲患大中祥符五年春民間太  
牢瘴疫大起煥家所有皆殞同鄉則十損三四  
煥恨已無子遺而妬他存者常蓄致害之意間  
有斃踣以物拽歸剖磔腸胃棄於放牧之地欲  
令熏染覬令似己遠近畏之莫敢爲言是歲夏  
煥以無力耕鑿亦不播植復見他人之畝鬱然  
佳苗顧己之田鞠爲茂草心愈不平一旦風雹  
驟至煥亟詣野中仰天祈曰願風雨更甚雹塊

益大擊仆稼穡用快我心言未畢陰雲轉濃咫尺不辨忽見三人衣青執捶叱煥曰爾愚賤之人不能勤力自養而乃幸如此吾雷電之使也殺爾何益然俾世人知有天道欲加小懲遂驅之南去於是持冰片令抱之而行長與身等旋驅旋叱艱苦備極時於袖中探冰丸使含之仍謂曰茲爾之自招也但覺寒凜徹骨戰慄靡定奔馳百餘里各不少息相次晴霽煥忽如夢覺

復在舊處四肢疲薾若中沉疾家人扶之而歸  
厥後疾雖平愈而精神恍惚疑奪其魄也

陝西山川形勝而耀州爲最故唐帝陵多在其  
境天聖三年李夕拜防典是郡予自回中入京  
公以書邀予過郡館于東齋郡有僧道元者且  
九十餘耳目不衰予往訪焉謂予曰茲郡卽唐  
京兆府華原縣因溫韜建焉老僧少年時嘗見  
一薛將軍說唐末事一一可憶薛將軍者卽當

時閹監厯事昭宗相獻議誅宦官薛避難竄身  
草莽及莊宗入汴反星冠羽服爲道士焉厥後  
聲名是郡開元觀至太祖受命時尙在亦九十  
餘但民間仍呼爲將軍焉溫韜之起兵連邠次

華內外相結合蟻聚動至數萬睢盱屈強法  
令莫制遂建縣爲郡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  
開發金寶之玩取以自資旣開簡陵內有銀羅  
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于梓宮

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簡陵乃懿宗也今在州東北山造作側旁有民肆謂之園陵店其開發之跡依然可尋予按唐書自武宗憤釋氏恣橫思去根本詔令一出掃蕩幾盡大中已後漸次仍舊及懿宗愍前朝之致毀乃竭力以興復故終崇寺宇則又過之羅漢環于梓宮卽其意也唐段成式說大厯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



華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  
四十餘全無兩臂自兩肩如削巡行衢井求丐  
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浣  
面亦如之其輕捷便穩匹手無異人多擲錢贈  
之亟伸足取貫革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爲兒時  
見之雖出處不定時踰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  
無恙體常充衣亦自蔽又段夕拜曄言景德中  
爲事到岳下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

繡鞵片纖緻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  
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賴之人手  
足完具不能自養乃甘死于溝壑是其手臂反  
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信  
不誣矣

相國呂公端任補闕與一供奉官被命同往高  
麗既達其國宣朝命畢以風信未便在高麗將  
及半年未幾風便回楫王加等贈遺奇珍異貨

盈載而歸先是供奉者以公所得置之船底已  
之所得在公物上慮水氣見過也公亦不問措  
置委之而行方至海心風濤四起舟欲傾倒公  
神色自若供奉者倉皇失圖舟子前曰風濤之  
由以公等所載奇異海神必惜不欲令多到中  
國但少拋水中風必止矣公如其言令左右擲  
之才半風息得達登州岸遂開其載則在下者  
呂公之物咸在而供奉之物居上者略無子遺

矣校供奉之物已罄矣諒非海神祕惜蓋罪小人用心奸險也公以所存者中分入之亦仁厚矣

邠州靈應廟者景德中詔修飾內翰楊貳鄉億在西掖日被旨述記今揭示于翠琰卽其事而州人嚴奉其來久矣被奸濫之輩互相表裏鼓惑愚民於殿堂後別起密室室內有巨穴穴上覆繡箔映以旌幡香几外不得窺廟祝前云神

已親享但見舉空器而出以是莫敢致辨大中  
祥符中故掌武侍中王嗣宗自長安移鎮邠土  
素聞其事而無跡可究心常怒之下車將半載  
會子弟院有婉懷者遂募民婦乳焉其婦乃廟  
祝棄妻怨舅姑無恩懷憤頗極遂言其穴乃羣  
狐所聚潛兩童子其間俾竊杯杅之薦也間達  
其事于公公喜得其狀翌日入廟俯覘穴中僞  
神其事廟祝因而贊之都不知公審其詐遂令

設酒殽于穴側而謂曰豐潔之祀覲神必享吾  
當局鑄其戶慮外物所侵慎無擅開信宿後躬  
來省視也廟祝不論其意及期公至啓戶則杯  
杅宛然據棄妻之言鞠之于是引伏立笞其背  
盡室逐去後召騎兵千人執弓矢鷹犬環于廟  
垣投薪塞穴秉炬燎之烟涌四出羣狐奔走頃  
刻擒戮靡有噍類密以泥緘其門禁絕祭事但  
春秋旅奠而已異哉城狐社鼠古昔所嗟未若

此飽飫鮮肥憑恃廟貌一旦蕩其窟穴小大無遺雖滿盈而自招亦值王公之毒手也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下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纖嗇聚歛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錢兼與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危鐘聲才絕本利齊到之語

蓋謂信才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  
豐飾珍異以袍帶令伺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  
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  
鼓舌獵炙之徒日有千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  
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人諂佞  
互攻聾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  
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于進會有奉其歡心者  
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身逸樂惟我而



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約齊交還  
及信葬畢籍其餘財比信時十餘五六焉外無  
官橐內無私帑闔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  
恣縱費蕩更踰于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  
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第方四歲乳母與家人  
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  
詣府陳訴是時 眞宗在壽邸尹開封府聞之  
赫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

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歸  
寄跡旅舍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旣數  
四亦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于  
軍巡聊充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  
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  
者形質么麼頤頰尖薄克肖猢猻復委質于戲  
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掩淚而被  
殊無愧色噫公侯之門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

其子何足怪耶

貝州厯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于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忠家載其柩歸焚之未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頭刻開霽踣尸

于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  
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  
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  
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  
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  
已俱至于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本身已焚  
熬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  
忠近隣蘇公到方兩日但令托其身以生我是

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  
事情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  
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麤村及召忠妻至見其  
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  
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  
于東窗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  
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  
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

剗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本路均輸  
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  
也

班行錢允凝大中祥符末督役于亳州太清宮  
惟採宮中鵲鴿充庖膳多自彈之靡不應弦而  
落朝夕不舍栖宿咸稀或有勉之則曰天生此  
物供口腹若而致罪況人乎採捕之心從茲益  
眾皆怒其輕脫更一日因彈鐘樓上者續紛

墜地允凝自往取之忽躍入殿前花欄允凝遂  
踰欄而入不覺折栢一枝正穿足心尖上腕露  
流血斗餘人掖之置于寢室號呼彌月而卒識  
者謂其餘誅焉

友會談叢卷上



友會談叢卷中

華陽上官 融 撰

定陶髣山按皇覽冢墓記云本曹國葬地彷彿  
似山故名焉其上有神祠不詳建置境內祈禱  
頗彰靈應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爲廣濟軍其廟  
備春秋之奠至五年秘書丞安德裕出治軍事  
下車之明年自首春不雨至仲夏多稼將槁庶  
民其咨驕陽日熾或言髣山神祠安備禮詣禱

方炷香奠聳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義冠拱  
揖而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  
災荅曰某堆阜之神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荅  
恨力小位卑不能興致雲雨雖則龍司厥職動  
息由天然上帝亦知旱暵時久將施甘澤今念  
公靡憚炎燥俯爲生聚某當至主者室密伺雨  
信必得先期而報也言訖而隱安詢于左右皆  
云適無所見惟爵小吏覩焉安旣歸是夕纔寐

夢其神曰雨候甚近只在來早安大喜詰旦會僚佐而白之眾以爲誕未有信者俄而陰雲四塞雷電齊至大澍三日千里告足乃賀曰此明公之誠感髣山之驗也翌日安具牲牢拜謝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琪本路下丁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親狎不以割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厥夫窺伺寘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

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摔婦人至市具疏其事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焉

戶部張侍郎雍勝之婿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漁陽暮畱張在

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井閭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至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許與丐者是棄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言已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矣

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  
力可致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  
襲衣束素延於清淨院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  
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厯踐清顯周旋三紀  
終于貳卿之祿其子今列閨籍焉且夫向侍中  
之居屠肆張戶部之爲囚虜謂張寒餓可也而  
待之以殊禮妻之以愛女苟非達識曷以臻此  
乎今世之人以貧富爲賢愚以炎涼爲去就聞

之得不包羞乎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旣受代與室家婢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瘥蒙周以船小人眾妨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濟江擠于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素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岍有漁叟愍之寘於家身沾席間聞兩岍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側波間篙櫂莫制移時沉溺僕者

雪涕嗟嘆與漁叟具聞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  
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疾已間矣于是  
悉心致哀畀置具襯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  
踰越險阻白其親屬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  
事人誠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之死地是不  
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  
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事之難能也則服  
名教曳縉紳者外貌是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



也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聞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  
常嗤之端拱中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  
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  
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局鏑甚秘柳  
怒將咎驛吏吏曰此非敢靳舊傳舍者多不自  
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  
神膽氣可以驚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於是

啓門掃除處中坐聞潛思曰古人尙不敢欺暗  
室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  
夕且歸製少湯餌凌晨用藉手爲別此室虛寂  
請公卜宵可也柳喏之聞出密謂驛吏曰柳公  
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  
閨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幘鼻吐牙被髮  
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  
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尙不寐或歛衣循墻而行

聞忽叱之柳竦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似覺  
皇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  
乞恕之聞遂疏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  
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  
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署未達家  
事未了盛年昭代忽便捨焉倘垂恩庇之誠有  
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聞徐曰汝識吾否柳  
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閬也柳

知其所爲不勝慚沮再三邀聞下屋聞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爲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都官員外郎中師言至道初在京師上元夜與朋立端門下俟車駕以觀俄頃太宗乘步輦

自南來棘闥中宜僚都盧曼延之戲溢目不可  
紀其間一人負巨盎膏焰其人迎立於駕前乃  
揚言曰大家看臣藏火之戲聖君亦爲屬目負  
盎者遂褫去餘服止披一綈袍向火盎而掩之  
拉綈袍在兩手團之如無物移時擲於地卽舉  
而披之襟袖間尙氣焰四 仍灼其髻眉焉遂  
巡豁開綈袍火而披之盎盎如故而火猛烈之  
勢愈甚 大宗駭視久之賜與加等又說應舉

時于天街見弄蓋者其蓋百隻置于左右手更互擲之常一半在空遞相拽擊聲皆中節雖觀者如堵但心目眩轉莫測其所學焉夫技藝駭眾世自有之不經見者以爲妄談而列子所說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藏火之人近之又宋簡子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則擲蓋者方之彼何足異乎

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  
孫爲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  
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齧其繩而逸  
之捕之莫得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潛身屋  
隙間伺鴟下躩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  
乃攜至廐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  
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折爲縷  
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

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被於質則愛愛生于  
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蚩蚩  
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泛于近捨其本而存其末  
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  
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給事中董儼蓄妓妾二十餘人飾珠翠曳紈綺  
食粱肉自比于王公家而身沒未浹旬爲壽陽  
豪民王氏納錢三百萬易之以二犢車載歸諸



妓妾輩悉無戚容欣然而去見者無不嘆惋夫  
生共其樂死忘其哀是董之恩無一日可思而  
別姓之室喜于再聚矣此豈女子之心耶豈厥  
裔貪其直耶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閭閻間每至之  
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  
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  
爲嘗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于界中

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怜之日以五錢贈焉  
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  
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  
連綿數任畱某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  
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  
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  
荅今得其時兄于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  
門夙令具饌奉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

不可拒矣遂畱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  
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  
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便到也  
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  
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  
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  
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  
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

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  
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  
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  
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  
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  
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  
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  
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

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友會談鼓卷中

友會談叢卷下

華陽上官 融 撰

婺州郡署舊傳凶怪後堂尤甚累年已來但泥  
封窗戶雖白晝亦無人敢至每二千石到者先  
詣焚香然後禮上率以爲常景德中太常博士  
趙沂出典是郡素聞其事下車之明日命撤去  
泥封豁其窗戶將吏輩驚愕以爲開之必見異  
物及啓扉一無所有惟糞壤而已沂曰倘使凶

怪詎肯白晝而出且久局之室亦宜預防遂令  
掃除還選勁卒三十人各持長鎗分坐堂中沿  
及戶外嚴約曰惟側聆其間稍有動處便起向  
空交刺焉俄頃相繼而墮仟伺移時更無飛者  
亟白燃燭□□□□□□□□□□□□□□□□  
□□□□席帽餘者似扇朱目雪爪尤可怖畏  
悉中鋒刃而斃矣沂令潔置廳事黎明召僚吏  
以觀之無不嘆咤自茲郡署凶怪亦絕噫造化

之含育至大奇形異類世自有之神異經注蝙蝠三百歲化形爲人飛誠有之也

光祿寺丞劉泳少游洛下嘗謂予言昔天津橋南有一第人稱史公公宅亦傳凶怪閉而不居將三十年水竹臺榭花木亭館靡不備具每春時遊人多率其徒挈酒殽攜管絃以就賞實洛下之勝槩也端拱中有酒徒朱生者使氣凌人一日少年輩邀置于席乃曰茲宅凶怪公素知



之我等願獻一醉可能宵乎生曰是吾心也夫  
人之所畏者死吾死且無畏況凶宅乎少年以  
爲然遂掃除堂前設一榻而去生酣寢其上時  
方首夏竹樹陰薄風聲月色蕭然滿軒忽見兩  
廂閣子內門次第而開各有小了鬟攜燈檠而  
出置於階際抽身卻入未久有數婦人盛飾分  
坐于燈下紉縫焉生凝睇訝之俄頃後堂門一  
時大啓牀帷器用倏忽皆至然後燭引二婦人

詭散衽服執球杖前驅而出傳語呼云令公至  
見生不覺驚又言且住中有一人褰帽戎粧據  
胡牀而坐連叱婦人輩曰此必盜也舁棄他所  
回顧間至榻前身已在空中被擲于堂西竹林  
中體爲枯槁所傷流血焉生憤怒而起徑至中  
堂戟手大詬曰爾生前盜名位佞媚于時歿後  
盜人居室煩擾於世反以吾爲盜不自媿乎於  
是舉枕而擊之正中其肩驚惶而散俄失其在

時初五更少年輩持火炬突門而入訝生之無恙競詢其由生具以實對及示爲枯枿所傷眾方服其膽勇焉茲宅厥後終無人敢居淳化四年爲洛水所漂但存故基耳

鄧州廉察長城錢公若水本洛下右族未第時婦翁殿中丞鄭處升守官大名公往省焉旣入境道逢故人龐登登亦有河朔之游相見甚歡公先令僮僕驅輜重行與登居後聯騎方語笑

間公所乘馬忽雙蹄踣地而斃公望僮僕已遠  
別無乘可代又艱于徒行莫能爲計正相顧嗟  
呀俄有一人衣短袂衣若王侯家紀綱僕詢以  
馬斃之由及所詣告之笑曰岐程不遠不足爲  
慮遽探懷中刃當脅刺之舉尾再三呵叱馬振  
奮如舊更掖公上馬仍戒公促行今日須達大  
名公執鞭揖謝馬行如舊遂不見此人惟各駭  
懼而靡知其怪但如其言聳轡而進至暮到大

名處升才離鞭下復有弊帷之事亦異矣

麟府州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與蕃漢雜居黃  
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  
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架險就平  
望復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  
柱榱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  
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  
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重死輕生侮

法忘議凡育女稍長靡有媒妁暗有期會家不  
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石掩映之處  
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  
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  
悲悼用緇絲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  
乃條其草密如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  
呼爲女棚遷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于其  
下擊鼓飲酒數日而散于大中祥符七年隨侍

至彼聞他人多言都不之信是時王師折惟中  
出巡邊徼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棚  
置于嶺上而新者犴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幃  
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  
俗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貊前  
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其爲實錄

咸平中家尊任蘭臺佐著出宰建之浦城縣到  
官周歲忽有一道士司徒珣具筆札道婉煥然

可愛家尊素惡人詭譎不甚在意復值有同僚  
之會一啜後令兄長延於書室珣有怏怏之色  
及見兄長幼齒愈失所望旣坐乃曰某昨自汀  
劍經由貴邑爲閭吏所報須至歎關然則奔走  
塵埃且非投丐者適殊不蒙見禮深增慚忤乃  
索酒獨汎玉甌自引聲高歌拂袖而舞遂以手  
伸其兩耳頃刻長數寸交於頰上放之仍舊復  
令左右伸之俄長尺餘亦不言止人懼而捨之



觀者悉異焉。更無語爲求乳香數塊置冠中。長  
揖而去。潛令人隨之。云出西門。雖奔馬莫及也。  
舊說馬嵬店姬收得楊妃韞一隻。祕爲奇玩。人  
欲觀者。但賂百錢得一縱目。故店姬致富。此其  
好色不好德者也。今咸陽元氏財雄陝右。家有  
一古合。其大如缶。外砌之以雜寶。內托之以上  
金。旁有微缺。製作特妙。傳云開元宮中物。太真  
貼首飾者也。世事悠遠。莫能詳悉。尹京兆者下

車之後多假以傳玩畱不信宿返卻持去雖與  
烏輿之鞵輕重不侔而誇人之心歸乎一揆夫  
物之奇者賞其古則古矣若謂今之所無則謬  
也

王校理質言祠部蘇員外耆名德之裔好古博  
雅有寶裝帶十餘條云是陳後主所服者及唐  
相小許公告身數紙眞希世物也予侍家尊到  
回中回中舊稱巨鎮民間尙有唐時組繡佛像

廣袤丈餘奇絕精巧隣于鬼工下述贊文末署  
開元之號字亦刺出點畫分明而年祀深逸止  
顏暗故而已復有西塔院者主僧世傳一袈裟  
子假觀焉大爲殊絕方如寢衣渾背織其面狀  
山水之類周回作雲氣有裏紫色而綾文反覆  
無縫與邊相合四面如之其貼相亦有開處織  
繖可愛故非紉縫之所及旁有織出金字云王  
子年高麗國王奉爲西天三藏國師造僧徒寶

惜迄今如新但知流傳亦不省所得之由予因  
元氏之合舉茲數事且金寶之玩則無古今他  
物易毀而久存者珍之無損于廉矣昔陸龜蒙  
記錦裙篇說天后羅裙紉幡皆繡組之妙信乎  
古之奇妙有之矣而出于高麗者尤足異也

光祿寺丞卞禹在科場日不修邊幅喜酒任達  
形貌麤率膽氣自許嘗說少年時薄遊曹社寓  
于客邸一日醉歸夜分酒解寢興欲拳足偃臥

但覺有物壓之重不可收時微有呻吟聲極以爲訝引顧僕夫又各大鼯壁燈復熒熒莫測其事而其聲漸急禹遂蹶身而起見一物橫加于膝色黑而難辨舉手捫之初不甚懼及持于燈下細窺乃是人之一臂也烏毛茁然覆其上掌大而指巨頗異于常仍呻吟不已禹汗出大怖亟擲于地嗟呼僕夫燃燭偏覓寂無影響禹立遷他室後亦無患及訪于博識者莫窮其怪

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跡陝右  
務嘲誚取悅于人雷掾濟陽江丁謂好蹴鞠既  
貴後亦爲之全撰鞠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  
有斜搗花腳面闊大打廉捥之句稱爲中的全  
卽公同年生也全在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  
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城中少年探撫花柳  
中所缺之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時有名妓添  
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口吻可

畏倘遭攻擊所短則我輩掃地矣乃醵宴作樂  
召全洎諸少年妓等再拜所以掩惡之意全酒  
酣聆其言甚有得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  
如是吾于仲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噱  
金部田員外居中說應舉時在京與豪家子張  
生同科而俱少年情頗相得出處飲食未嘗不  
同一日晚攜手閑步經西車子曲觀一大宅旁

有看窗居中與生逼其下行密聆其中贊美聲  
洎過百餘步生卻回窗中之人尙在忽擲下金  
釵一隻生得之亦莫測其意未旋踵間宅門中  
有紫衣者趨出手招生與居中云得釵否此某  
官第幾子居班籍奉使入蜀久而未回擲釵子  
者其婦也約以某日於崇夏寺某院爲期先以  
此致意爾居中及生依期而往果見酒殺承迎  
相次子婦從中而出相與雜坐時復詣之居中



屢勸生生怒不聽居中亦不能苦諫未幾某官  
子歸備知其事隱而不問款曲間謂婦曰吾昨  
度險棧顛危萬端願飯百僧庶保無恙爾往尼  
院與吾償之婦喏之而往某官子潛伺其迹值  
邀生不至未浹旬又謂婦曰後過某處其願如  
初可再往償妻不辭而往張生知之遽往會焉  
某官子於是率健僕攜利劍入院不問僧尼少  
長皆殺之厥婦與生一對就刃某自拘於有司

待罪太宗皇帝聞之謂執政曰茲人間最巨蠹  
者也傷風敗教殺之宜矣況勳臣之裔何必致  
間遽舍之中外之人莫不慶聖君之獨斷革末  
俗之汚濫也居中今老矣每想其事亦爲戰慄  
棘丞張亢八九歲時夢皂衣人遺筆一管及寤  
言與親友間後因戲于庭樹下有鳥啣筆正落  
亢前其大小宛如夢中所得人皆奇之及長果  
俊敏有文聲愛酒落魄不事檢束天禧三年科

場未嘗以習讀爲意曾于友人家假得書數冊  
都不省覽每醉歸但用楮頭南省奏名來日殿  
試猶尙暮回酒醒初意闌夜深無寐因取楮頭  
書看乃尙書也燈下披讀頓忘倦怠不覺盡其  
一編詰旦御題有日宣三德論亢恍然大悟乃  
是夜來詳讀者矣於是一揮成名年方二十  
曹州司吏盧平秉性姦蠹侮文尤甚恃茲酷虐  
儕伍憚焉好撻人陰私多岐致害至道中殿中

丞蔣非熊悅之凡有施爲無不信納郡人畏之  
閭日平謂非熊曰州界累年薦經荒歉民室逃  
散閑田且多兼併之家冒恣耕墾縣胥與里戶  
之輩交結爲弊掩而不發當爲申明非熊諾其  
請於是追攝四縣民吏連繫者八百餘人委平  
推約平任性拷掠鞠出其妄官稅泊收子價錢  
十餘萬緡平喜得實待悉寘于法會 眞宗卽  
位赦恩宥之平枉法受財是時非熊已替郡政

又新平失所倚復知單坦告許懼亦潛匿新守  
素知始末仍怒平巧詆嚴加搜訪未幾就擒先  
笞而後鞫平甘從吏訊情無隱焉案牘將具平  
忽瘍生兩鬢焦爛呼號苦楚晝夜不息一  
夕爲羣鼠食其雙睛及齒唇舌手足桎梏無奈  
之何頃刻苦斃人謂慘毒所召歲餘告人單坦  
者因迎官出城至安院陵店俄墜馬奔逸哀祈  
眾頗訝之逐而致詰則曰盧平將刃斫我眾皆

愕懼旋踵間死于井中平與坦相報之後非熊  
在闕下愈不自安朝廷令非熊鞠獄于陶丘每  
就食則見平在前必先祭方敢下筯非熊謂曰  
當初之事職汝之由及至其死又是單坦且互  
聞報讐彼此無冤今卻復來向我何意平曰前  
事雖平造意實自殷丞方行陰司辨折甚明須  
要殷丞爲證更月餘方來追攝也後非熊鞠勘  
畢到曹州果卒尋火化轉櫬值雷雨大作涉旬

不止暴露野外靡能致焚時亦謂其報應焉

友會談藪下終